

天  
啓  
滇  
志

滇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第十一之五

疏類

請略定南寧州疏

隋梁 睿

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濛牂牁之地近代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大始間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貢獻不過數馬其

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與戎州接界彼人苦其苛  
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闢土  
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捺  
既訖請略定南寧自盧戎以來軍糧須給過此卽於  
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  
管州鑿計彼熟蠻組調足供城防倉儲以靖肅蠻夷  
裨益軍國今謹建南寧州詔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  
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徃

奏省罷姚州疏

唐張柬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  
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

策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  
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龜巖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  
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  
有巴蜀嘗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  
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  
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  
錄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金銀鹽布之稅  
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貨之  
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  
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屢博南山  
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

由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令蓋譏漢貪珍奇鹽  
布之利而使漢然爲蠻夷之所馳役也今減耗國儲  
費用刑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  
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  
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徒奉諸葛亮  
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  
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務大意以置官  
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  
第費更多粗設網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  
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旣無安邊靜寇  
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

情剝刻貪饕劫略積以爲常扇動僉渠遺成朋黨折  
吏詣筭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  
引兇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  
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事掠奪姚州本龍朔中武  
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竝  
爲羣蠻所殺前朝遣即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  
時破敗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而即將劉  
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三不易  
其言卒驗至垂拱四年蠻將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  
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  
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

中司馬陳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五十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奸無恥無厭後籍至此今不問夷夏置罪深見道路刦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使隸爲府歲時輯觀同之番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番不許交通往來增爲府兵選擇清良宰按統之爲便

諫伐西南夷疏

元陳天祥

必有媿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

自途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治亂反爲亂衆所  
制倉庫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  
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三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  
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  
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此開從征敗卒  
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  
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殺我軍  
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  
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  
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去歲  
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



論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  
勝與駐兵遠境矣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  
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  
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鴟哈之衆必無久能  
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  
之互相讐怨待彼有所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  
諸軍數道俱進眼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  
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  
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陳言征麓川狀略

本朝詹英

嘗謂邊夷抗命實天討不容太將領兵當神明是務

夫兵凶器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己之利益。必  
其取賂而成功。養難矣。曩因麓川思任發背逆天兵  
已嘗殄滅賊子。思機發又敢抗遠。

朝命

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

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損用夫五六百人。  
輜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綜絲絹疋。密散富熟之家。  
下網垂釣。徇貪漁取。有司上官行李成隊。好馬雙捧。  
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行。  
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遠。

祖訓擅用。開刑以進。爲各盡留自用。醜行遍揚於南

詔各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  
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爲士卒且如運糧  
與事又在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  
搬運催促不得及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  
而死魂老吟石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  
者豈當如是哉擢以馱糧坐派所司二千餘馬不知  
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帳暖帳雨帳左右黃囊  
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  
周慮保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  
進拉猛烈調令副總兵叅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被  
賊用木石擗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

割去賊豕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  
生擒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遠邊夷  
笑計窮事拙祇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  
之罪付之無可柰何抑聞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  
苦故能成功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  
爲哉切詳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  
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繇先代勲爵累陞都督掛  
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之此二人者同  
流合汙能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  
法愆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玄宗時  
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

是以捷聞後茲祖禹引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壘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堂上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冒犯

者願乞將臣驛官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  
密切廉幹之官前途盤開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  
士心

駕帖不可無印信疏

王恕

臣業

聖恩叨蒙風絕林朽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  
百戶汪清來自京師齎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宋璽臣竊有疑  
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  
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  
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

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  
開齋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  
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回中華  
軍丁率都察院覆本奏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

來處置欵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  
安等到官鞫問間百戶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臣之不  
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爲事體之不  
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  
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  
設若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  
不死乎果出於

上意而不死則是違

君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錄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踈遠孤踪劾奏炙手  
可熱之權要何帝履虎狼之尾捺虺蛇之首真可謂  
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  
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  
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  
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錢糧傷無限生靈至今無  
老以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  
爲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



地處開其事亦當言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  
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同攬擾夷方木邦等處節有緬  
書告誡臣是以不得不健實上

聞其罪與否

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  
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欺

朝廷罪將安逃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忍爲  
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

報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

陛下哉况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臣之分也黨權要而  
苟利祿臣不忍爲也

虞置邊務奏狀略

前人

近訪得交趾頭目易服作客商潛入臨安聽探消息  
又年前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要冒籍科舉所司不  
容本往交趾授爲御史執事爲之運籌畫策提兵巡  
邊亦有僞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  
爲市收買生銅鑄造短驗曩者隨太監錢能京衛指  
揮郭景齊

勅隸雲南而往遂使交人有假道赴京之舉今又聞  
交趾走回軍人說稱在前吞占城時就要乘勢來犯  
雲南則交人奸謀詭計不言可知今臨安雖設一衛  
官軍見操無幾通計雲南衛所官軍多者不過七八

百人其他諸夷雜處該徵秋糧數少且又不通舟楫  
糧餉止靠屯田供給見今所在倉糧不穀年年之用  
恐兼頻年以來災荒不接賊盜生發加以廣西等處  
土官連年鬻殺再加開辦銀課索取進貢地方攪擾  
人心夫寧臨安指揮守備名位不重難以節制雖有  
副總兵都督同知沐瓚在彼止可鎮守金騰不能兼  
制臨安各將都司所轄衛所除金騰二邊衛外二十  
二衛所官軍內量調三千員各協同操守半年一換  
添設副使一員整飭兵備操習人馬振揚威武以防  
腹裏盜賊以備外夷侵侮

復來馬府治疏

何孟春

臣聞消變于未萌者策之上消變于將萌者策之中  
變成而後救斯無策矣切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  
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  
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安惟金齒一司實古  
之哀牢郡漢之永昌府自胡元以上皆爲府治其後  
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於銀生崖旬其地在伯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  
千餘里其夷沒後金箱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  
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移入  
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缺止有土官通判在

任

聖朝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年春附  
近諸夷悉王真立衛鎮守不恤府乃共推已退土官  
知府高公引麓川思可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  
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  
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

朝廷降到來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  
府衛相叅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  
指揮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  
必糧不及俸爲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  
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  
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單掌印尚

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却將永昌府之民併入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編立東西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夷等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二縣乃古博南縣民不可革遂檄隸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訖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事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來承之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

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錄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鹽頭見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戶無日不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橫取索推髓剝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錄是強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風漢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萬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減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

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會晝閉矣騰  
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會被攻矣及今  
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  
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矣卽  
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繇茶山直抵騰  
衝極密冬來要求宣慰矣臣訪于耆老皆言自平麓  
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繇金騰  
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  
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旣知二司之虛弊又悉其貪殘  
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實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  
遠夷生凌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



變生蓋附近夷民爲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  
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  
矣藩籬根本皆隳大變回應不遠臣叨授巡撫之寄  
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官以撫  
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  
先於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  
鎮守衙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  
必千必萬於遠夷歲通之利莫考莫稽旣圖利自誰  
肯爲

國一承行勤轉加唬嚇聲言治其妄告倒說爲伊解  
釋各差官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督令科派備

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愈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

皇上入承大統

聖鑒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

聖明俯垂

睿鑒不惑羣議斷自

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將全齒司所屬永昌全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

勅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爲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割歷州縣長官司及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慶人民戶籍多寡地理遠近照舊爲州爲縣爲長官等司另行奏

請銓官降印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爲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爲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爲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爲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爲府將司改爲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

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卽備竝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贖爲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糧

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課巡司缺官不報各員求署掌見今館驛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微高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烟火料絲澄皆於操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未昌所却又通行料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

不缺買南北河蓮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  
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  
也徃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喪嫁娶者皆在  
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娶  
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誇  
示市廛衆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人心全泯風  
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  
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

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  
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奪地方之權  
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

之若曰永昌府集我

太祖高皇帝時所幸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章  
府之時府學亦幸爲足食矣何自正統以來

列聖又因臣下之

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金騰地接外夷  
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  
接界於安南北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  
南北各夷之宣慰更强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强  
大之安南而金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  
變耳若以求昌府衛相參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  
宣慰司寬遠之夷乎若曰民以不勾合一府之臬謀

府庫糧少不勾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令隱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勾一府之卓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勾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畧之賦役乎若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曲靖俱有府有衛卽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鹽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况今夷民困極大變將興救焚拯溺以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者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



之罪伏鑒

聖慈憐念俯賜危徙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平處置地方朕情疏

唐龍

臣如照雲南地方東接交趾西連番夷南轄木邦緬甸富四川貴州之藩籬也曲靖所轄六州縣隸府西而趨雲益之中路以達四川山陝曰西路隸府東而趨雲益及羅雄之旁徑以達貴州抵湖廣常德分而南之江西浙江南直隸山東北之河南北直隸以總會于京師曰東路尤雲南之噤喉也雲南弗靖則川貴搖動曲靖阻塞則雲南坐受其困殆未有藩籬壞而室家無事噤喉病而飲食下咽者也緣本處土夷

野盜賊乃其性焉况值連年水旱饑寒切身有致  
之之源有常之賊歲供無名之征日出強豪貪暴相  
聚以誅求者時復不免有趨之道此雲南一省之  
通害也曲靖二路客商往來貨物叢委有招之之端  
雷益與貴州普安烏撒四川烏泥站等處俱連封接  
壤各路苗醜勾引賊經聲勢相倚有聚之之繇本州  
其官知州安慰務窮取其民而民無所應只得取之  
于盜且土舍安白連結村寨陽爲保路之名陰肆通  
賊之計又有驅之誘之之事此又曲靖之害也前頃  
盜賊縱橫四出居民行旅受其荼毒雖其來日久未  
有如今日之多金滄洱海臨元各地方固無處無之

濟和存如曲靖之甚者近該會議添委都指揮葉輔  
孫掛擇張鏗分行督捕又皆庸材不足恃惟責成守  
巡今爲當耳金倉洱海臨元三道事勢較輕守巡已  
可料理况瀾滄兵備駐劄之地止離洱海三日臨元  
有臨安兵備見在駐劄各往來提督似亦周密曲靖  
隸安普道所轄地本噤喉賊尤猖獗守巡官員兼管  
省城既無久駐之勢又無調軍之責故督責嚴而機  
絲有礙分任切而事卒未寧查得廣東廣西多有分  
巡帶兵備深得治夷之道及查得曲靖府州縣已屬  
臨安兵備帶管但雲益州離臨安一十五站山高路  
遠往返彌月臨安密通交趾又十分緊關兵備官員

不可一日離者顧此失彼圖內疎外遠近不接緩急無救豈所謂名存而實亡者哉大抵盜賊夷情不過撫與剿而已事情重大固絲鎮巡若前項盜賊迹同烏合志在徇偷付之兵備殆有餘矣蓋兵備久駐其地無事講修武備振揚兵威一有小警設機振策以時撲捕朝發而夕可擒雖有奸黠自難久容官雖設而員不加添事若更而制不失舊所以救地方燃眉者實在於此合照兩廣事例將分巡安普僉事帶管兵備在曲靖常川駐劄請

勅一道使督率軍衛有司土官平時則操軍馬修城池精器械聚糧餉團保甲立營火點關哨搜山箐一

遇盜賊生發卽分兵而出以時撲捕毋令滋蔓如或  
事情重大具呈鎮巡衙門議處施行臨安兵備分管  
臨元地方而止庶幾事有責成機無阻滯盜賊可息  
地安得安矣

奏罷屏石疏

蔣宗魯

臣准工部咨照依御用監題奉

欽依事理依式照數採取大理石五十塊見方七尺  
五塊六尺五塊五尺十塊四尺十五塊三尺十五塊  
等因案行金滄道分委大理衛本州縣督匠採取據  
耆民段嘉璉等告稱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勅令取大  
屏石難尋崖峻壓傷人衆及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

損缺重復採補沿途丟棄所解石塊二年外方得到  
京至三十七年取石六塊見方三尺五寸自本年六  
月至十一月始運至普溯小孤山因重丟棄在彼且  
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餘里自六月以半年行  
三百里未免有遠

欽限徒勞無功乞轉達奏

請量減數目尺寸等因又據石匠楊景時等告稱原  
降尺寸高大石料難采且產於萬丈懸崖難以措手  
縱使採獲勢難扛運等因俱批行布政司會議爲照  
雲南地方僻在萬里舟楫不通與中州平坦不相同  
先年採取三尺石自蒼山至沙橋驛陸運抵五程勞

費踰四月供給不前所過騷擾軍民啼泣今復取六七尺者其難十倍况值上年兵荒民遭饑荒流離困苦寔不堪命應

請量減尺寸通詳巡撫蔣宗魯巡按孫用會題議照錫貢方物爲臣子者均當効忠民瘼艱難凡字土者左宜審度前項斧石臣等奉

命以來催督該道有司親宿山場遵式取

進匠作者民人等俱稱產石處所山洞坍塌崖壁懸陡三四尺者設法可獲其五六尺者體質高厚勢難採運且道路距京萬有餘里峻嶺陡菁石磴穿雲盤旋崎嶇百步九折豎擡則石高而人低橫擡則路窄

而石大雖有良策委無所施今大理抵省僅十三程尚不能運至何絲得達于

京師是以官民憂荒計無所出議將採獲三尺四尺者先行

進用五尺者一面設法採取六七尺者或

准停免以蘇民艱實出於軍民迫切之至情萬非得已冒罪

上聞

敷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蕭肅彥

臣惟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爲治不在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



臣之所經略與邇者迤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犁然具矣惟是一二末議有不得不

上請者謹開列以

聞其一議銀場以便責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

題留兵餉抑又重矣乃歷年以來逋負過半而大理爲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不皆遺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硃頭之歛而爲已私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弊也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澂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澂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

先年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銀場專責臨元一道  
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一人之身勢  
不能遍歷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將責之郡  
縣而郡縣又皆異屬礦硎之盛衰匪不以聞錢糧之  
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束之高閣促督嚴急加以  
諱語各分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爲嫌遠利爲幸若秦  
越人之視肥瘠然者則公家何賴焉迨該臨元道議  
詳極陳不使之狀臣惟政繇俗革事以特異彼一時  
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爲便此一時也分守  
駐各道則以分屬守道爲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  
分守所不行而硎民之利病遠不及聞礦脈之盛衰

遠不及驗或增減失宜則答於輸納之難豈獨病於  
容身病於民試饗而更益並獨便於官且便於民其  
相去甚懸而或以爲聚場道頗有事

勅各道亦願一

勅乎臣以爲事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

勅分屬則以各道轄各地不必有

勅夫錢糧非安道分內事耶銀場專

勅卽照例繳進可也其二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

在極邊四面皆夷而歸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

際有事東應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瀾倉金

騰四道者分布於陞至密至當無容議矣獨瀾倉駐

在洱海管轄視他道獨廣而武定軍民府寓焉武定  
去瀾滄千餘里而遙往返動以月計而該府係初定  
之區仍夷民之舊較之他郡大有徑庭其官司闕白  
則不使其官軍調度則不使其夷情傳報則不便在  
平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後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於雲南府於  
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繇雲南係省會而  
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獫狫布往者尋甸武定  
之役烽火達於近郊省城且震動矣無論往事卽如  
居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焉屬之泛焉應之  
而各官軍亦且泛焉視其上若於我無所統而有專

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捕卻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  
有之乎不舉孰不知一人挈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  
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  
府軍務屬於巡安普道管理卽改曰矣巡道如浙之  
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  
之實無增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  
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爲便夫曲靖較瀾滄則稍近  
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所屬之不如併責之  
分巡安普道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間之書曰三  
載考績三考熙陟幽明分地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  
困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而上地遼闊禁網不及周

故檢筋差難夷羅錯居湯動難馴故緩懷之難土流  
故刑愈則憤寬則肆故彈壓之難一省之中瘠者年  
流者年瘠則易厭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奇命于  
縣令宅生于刺吏較之中土尤甚故滇風號遠方爲  
哲人所不樂居其除補茲方者非以遷謫則以劣考  
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嘗及之該部亦  
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於之會勢不得不遷就  
故遠民之望若黍苗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茲者  
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必而太比屆期料甲之  
英其待用者當亦不必請乞

勅下吏部今次滇南印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

以不為爲樂，耕中補其由貢途之年，壯者補其仁，彼  
與身，身耕甲者遠夫，是學自能展布四體而遐方之  
民亦且鑿然辨其謁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愒者。  
斯效也，致世是耕甲也，流寧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  
之七，身亦以遷，講然他遠之寧，無以賢能終者乎？然  
抑之也，身亦卷天下，有不能於彼而能於此，亦未  
存不潔於彼而潔於此，亦未爲大，豈有疵之更果  
嘗議處或降用，或降附，令故處於宇內之僻地，如蓬  
麻，然而毋徙，終遠方之民，待末路之輩也。

耕迤，不以遠方，兼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親滇南  
滇南，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策，應雲，菊，幅，員，如，由。

靖桑旬臨矣。激江廣西廣南。益羅平皆東南境也。壞地錯列。規辰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倚。而憲平守備與臨元參將若鼎足焉。不相上下。若賓主焉。不用維係。憲平之利害參將曰非吾屬也。臨安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整戾且。駢衝決矣。近該按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關受令。騰衝騰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夫臨安之參將可以騰衝。例。憲平之守備可以順蒙。例。以參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參將之名。可以震壓夷人。莫若照迤西事例。憲平守備併聽臨安參將節制。如。憲平有警。則參將速為應援。如臨安有



警則守備立聽訓發有遲遲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  
例恭處而居恒止於行文約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  
處兩稱之爲正而氣味通兩稱之爲合而聲勢壯其  
於邇來不無小嫌矣其五議襲替以慰夷心

國家以養治夷不盡統以漢官授去冠帶列之等級  
繼而嚴承襲之規示天一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  
奉行漸久阻仰多方夷心苦之於是言議而寬其赴  
京之例再議而蠲其冠帶之限所以體之又甚周乃  
至於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十年而不具結者有  
列生事端反覆跋勘者有憂讒畏譏習爲規避者有  
任憑吏書遙遠惟命者下逮土巡檢驛丞等官乘委

貧難無以廢吏胥之怒有終身累世而不罷者惟茲  
之地孰非

主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土舍備然管理地方當事  
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  
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爲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  
謂號爲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  
令甲不行於避方而進退不稟於

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

國體也土司不勝憤間或因而跳去官司輒被之罪  
亟問之而土司官以其愈心乘其畏心益遠而出於  
法之外至於上干

夫憲如粟之木邦隴川者見以爲不臣而其始固亦承襲之留難激之也夫獨二土司乎哉此其所關者重也國夷情也查得萬曆九年十一月內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撫按衙門各特設有司告襲文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奏年月年終咨揭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某累年不結者不一而足詰之則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催未報也不之土司之不出誰激之而見催不報又誰之愆哉充吏書之臺臺啓土司之攜貳莫大於此臣乞自今定議凡土司告襲行司而司不卽行罪在該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卽行罪在道該道行該府縣

而該府縣不卽結則罪在該府縣果於倫序無失不  
必別生猜疑果於夷心不拂不必過爲搜求儻有窒  
礙卽便申詳非出告許不得駁勘罪在司道臣等會  
奏罪在府縣司道官呈處而又責令布政司於代奏  
本內備開某土舍於某年月日告襲某衙門於某年  
月日勘結該司於某年月日代奏知某月遲久顯是  
留難該部科卽行察寃如是庶稽覈密而責成嚴該  
司懼查案之及已自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  
戾之逮身自不得不急於勘結注可以存  
國體下可以安夷心卽難題文身之輩皆不侵不叛  
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夷孽夷方之變每起於土

司其司之章每始於繼立廣南之父子雷州之叔姪  
其明證也然此猶其可稽者也如往者干崖之立刃  
怕宜怕文怕潤輩各持一議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數  
年而不定大都倫序不明紀載不類洋司得以愛憎  
爲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爲高下釋則文移告訐重則  
卡文侵暴率此之錄臣觀雲南土官除遠而孟養等  
司又遠而車里律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  
居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關固非各處一  
隅不可方物者也試著爲例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  
扇一扇存道凡各土官生宥子息令其報名在道一  
切竊庶以長此倫序籍而記存之毋委之吏書記筆

既手取而謹貯之母雜之別案其一扇則登記送臣  
等樹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兔在市而心志定矣  
有告襲取而按之耳有告訐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  
籍存在官無所用其溺愛之計夷民見其籍存在官  
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  
冀子之初生未有不愛者其報之未有不實者何者  
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求生之子也故倫序未有  
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乎其  
七議定疆以杜強暴吾楚之兵起於爭桑虞芮之訟  
起於攘田自古而然况分土分民在土司尤有一定  
之制者通年以來強者以力富者以財取諸彼以與

此蓋不特一二然者姑以麗江言之麗江古土番之境與鶴慶爲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閑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家厚值日市劍川界內之夷田與其民田夷與民紐於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於是麗江之轄駸駸出疆界之外而其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永大必折尾大不掉異日者能不費區畫哉夫土司之疆

朝廷之分疆也彼不得盈此不得縮

請乞嚴爲限制覆行臣等轉行通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夷司田土卽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毋容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

以侵疆罪之如有越而賣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永無患也夫寧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雲南一省環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事其不良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乃作奸扞罔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埝城而居或接壤而處慕名義希

思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喜抑之則絕然以慚卽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覆錄斯以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



勸懲無聞有善則不得爲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  
之文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爲土  
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擇其中有能約束夷民  
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撫按復

命量舉一二人必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構兵至  
犯科至亡等昭然顯著者撫按復

命間亦論奏一人如過而不甚卽無之亦可其舉者  
有賞賞以金俟三舉則降

勅旌之五舉則加服色旌之如是而土司之所勸其  
論者有戒戒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  
而降服色重而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

而土司之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譬之羈牛馬者孺柄  
在我而莫有不就吾之鞭策者勢也今之土司撫按  
宦豈無旌別之行哉出之撫按則彼視之以爲常而  
出之

朝廷則彼得之以爲異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教也  
類則褻故以復

命爲斯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  
人爲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  
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爲準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  
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爲西南刺語然事關官守非奉  
宸斷不可以憑故鞅事關夷情非吟

為言不可以聲邀聽故敢不避瑣瀆會疏具

題

仰伏

天威蕩平悍卒疏

議照駁矣之難難於駁矣駁矣之難難於駁矣  
彼其命皆亡命無賴之輩喜則鳥合怒則獸蹄有利  
如聚羶之蟻不奪不壓無事如戀草之鹿不跳不快  
是故其駁之難也然未有如姚闔之甚者也屯劓教  
場得象鼓譟殺傷居民如姚大器等家劫奪財富如  
施甸馬官屯等處搶掠婦女如楊氏等口而各真之  
未敢而居中者又且睥睨其間一即至民瘼痛示莫必

其命雖有按臣西巡先之犒賞內兵以安其心而散  
其黨繼之委官出諭以斂其鋒而止其鋒被擄馬官  
屯馬千人旋爾送還兵勢稍戢民心始安惟時臣等  
聞變調兵急於星火而相去遼遠千四百里夷方十  
兵既未易集求昌軍丁又無可恃各兵且迫脅道府  
有加給之議而按臣從之其爲地方計甚不得已及  
各兵散後而按臣移書到臣則備言應處之狀移文  
各道則具載賊兵叛散與相機行事之語而臣於是  
始知各兵之散以叛而散也非權宜給散何以保孤  
城非相機處剿何以正

國法而况四方觀望在此一舉兵之見在者生心矣

司之環處者屬目矣四鄰藉口矣此不獨一方利  
害也

朝廷絕胡法處俸毋接臣之意亦臣等之意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會行瀾滄兵備等道以備防守兵巡  
參操第寅以備對處而在兵方具張旗持械躍馬  
引至下關而擄三婦至太理而又擄三婦擄殺同類  
以張其威先發探馬數十騎傳取酒米有開店門者  
輒行剪戮以恣其虐比至瀾滄道屬則該道之提備  
已周表其之調發漸集各兵始有懼色而備數千為  
軍公行即縣所通之地城門為之不閉臣等極欲會  
剿而機氣方蹙我兵未集將剿之瀾滄則瀾滄去姚

國尚近琴棋一鼓而反也將剿之省城則省城民居  
稠密恐其延累無算也在我日禁且諭在彼且疑且  
慮此查省城其憑狀亦復若是且於間道掠一婦以  
行而臣等調集之士兵則已集矣再日過楊林自以  
既去省城而莫我何也益肆鴟張焉屯劄營壘拒敵  
省兵臣等亦撥發剿而三道協謀將士用命士同知  
祿華語以參將之令驅其兵首先衝鋒立斬五級而  
兵心寒猶然守臣等多殺之禁該三道出牌諭降各  
兵粘陽許之以我師至次日突圍衝敵而寧州戡定  
土兵臨安雲南之兵尋甸之兵一戮於紅山一戮於  
夾河口一勝擒斬幾盡各地方官軍奉臣與按臣之

辟捕解於國墮者復陸續報到卽有漏網討亦無幾  
矣臣等又復慮之劉亥與劉虜不同彼卽自作不靖  
然嘗應募而來尚非虜匪叛而不討何以示威凌夷  
逆勢非可令衆庶見也服而不答何以示懷橫屍之  
陳非可令衆庶見也與情有首從而罪有差等禁而  
殺之概然妨後來散兵之路抑當爲將來召兵之地  
遵奉便宜

勅諭及送奉

欵休身從餘黨聽其釋放事理復行該道就中查審  
其被誘而禍不自己者與被誘而侮撫可及者審無  
別虜重罪姑准釋放卽已解到省者臣復會同三司

照前覆密先後計審放一千三百餘人察其盤纏於  
軍中遺失無存勢不能歸者恐其流劫異省姑於兵  
賊內酌量道里給與薪米之資其婦女果婚配明白  
與坐有子息者姑准給還先後計百餘而斬獲已八  
十四人見擒待問尚四百餘人婦女見行原籍覆查  
尚二百餘名口是舉也事非得已勤倖十全敢先以  
處剿緜繇恭行馳報仰紓

皇上南顧之懷

地方緊急軍情并述邊警始末疏 馮應鳳

臣奉

命以巡按為差原有專責冤枉之伸理臣司之清濁



并激揚臣司之問民疾苦祛民奸蠹與夫稽覈錢糧  
盈虛有無之類臣司之乃如軍旅進止之事費落向  
背逆情違驛安恣之詐戕守緩急之宜則撫臣與鎮  
臣主善臣不得問也然而事關邊情其間有虛真有  
功罪有走費皆生民命脉脂膏所係雖若出於人言  
傳聞而實有可察之情狀雖若止於一時動靜而實  
基他日之利害者臣又不得不與聞也夫緬之為滇  
患也已久然以北虜南倭視之直狐鼠已耳叅將鄧  
子龍被論聽訊撫臣以緬患起之廢罪之中令其立  
功自贖至劉招桂以疾去而子龍代則既蕙姚騰之  
兵而有之矣先自攀退緬賊之後緬臺累使乞款雖

其虛實未可知然亦寂無蠢動之機括實隸思仁悖  
倫投緬而引兵報警起也自該將改金山備倭之  
命至而緬警又自此漸急至十一月云賊劉遠故欲  
打蠻莫不旬日又報擊退緬賊逐出三日程至今正  
月又報賊後添兵入遠故大剷蠻莫而漫散入三宣  
地面先後俱經撫鎮會題臣不復贅惟是事起絕徼  
之外自來渺茫不可知而今為甚內外互相為警自  
來閃忽不可測而今為甚動止瞬息變幻自來端倪  
不可尋而今為甚臣

請陳其槩滇自岳罕伏誅之後定兵額止一萬二千  
而數年以來緬不犯自十七年兩營鼓譟將削而兵

不滿三千緡遂棄虛而起而打猛廣蹂躪莫遠思遠  
於迤西似有因也十九年以丁改巨劫流劫數卽盡  
撤姚兵東征而緡不犯此可識夷情之繁已去年臣  
營候代先期出西靖與司道別曰今冬新舊道相代  
新舊將相代恐不免於緡擊誠慮之矣忽於九月報  
起而自是日益張大初白孟良駐兵衆若干再報阿  
瓦從猛寨欲覓隴川再則報緡從西路欲打緡莫其  
他七路五路三路傾國數十萬之說不一而止總之  
了於遠敵一營而已夫初張許大聲勢而收束僅僅  
一營此其可疑者一夫遠敵去等練山甚近久劄不  
戰已非兵情之常遠敵之外有蠻莫河河外有那麼

江卽賊退而走報劉汝州以船爲倚則其忽到遮敖不知何日渡江渡河或從別路入也曾不先機探堵條爾對賊交鋒可疑者二數月報警羽書急於星火而止於遮敖一戰未戰之先子龍移書兵備副使張又擢曰天使此箇入我羅網五日內可以結局及至等練催兵追賊賊果先覺走矣夫其來也若移山海其去也若逐飛鳥難其詞易其力可疑者三據報賊拏思化哨路一人結之官兵有備乃連夜撤營退遁我兵因而追之殺之黑夜誤人泥衝爲賊斃傷反多時有以多寡較功過者臣曰古云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今名曰敵乃見有賊雖互有損傷且無論其多寡

第自十月二十五六七等日追殺總於二十九日在  
等練報級時管收千戶萬邦憲確據二十四顆卽臣  
面審之亦然乃該將自報曰殺賊數百移報知府濟  
文昌曰百餘功止小捷及以公文報功則曰五十五  
顆一戰而功級之數屢別可疑者四臣奉勅合有巡  
按親赴軍前紀勦之說責成甚嚴也臣不得代而還  
省正屆審決乃委武定推官陳治道先行紀實以俟  
覆勘本官至騰未遺牌隴川之遮廣城該將執其牌  
送還曰賊已殺逃三日程不必來矣夫將官有功多  
欲自見卽有罪亦不得諱乃不令委官一到軍前可  
疑者五未騰一將兵道實節制之而全滇一省戎務

撫鎮二臣實總操之警報方急兵道差人往探則拒  
而不得入撫臣會臣等發榜諭緬則阻而不得出鎮  
臣會差健步密體則延之營中而以一空文一地圍  
遣而令其不他走一步夫臣之委官無論已三衙門  
正國兵務而不容一耳一目之著聽也謂之何哉自  
來賊臨境上則誤塘報設烽燧以時傳探該將之傳  
探不用之外表而密布之內地可疑者六向傳緬犯  
惟一路爲真謂與思化有讐言欲擒思化而食蠻莫也  
則切膚之災莫如思化乃兵與以來竟無一字告援  
於兵道而萬分緊急之狀止達該將衙門而已其妻  
子之遷而歸歸而復遷惟將轉移此果該將真視思

化爲一臂手抑思化爲其所賣卒賊退之後始有請  
調土兵之文臣此之曰緬警報數月矣思化思豪始  
具請懷夷文到道何勇於賊來而怯於賊退也可疑  
者七賊逃而留江洲曰開屯田曰候緬情曰待增兵  
此固不可盡指爲虛然非搗則防原無別策臣嘗答  
都司賤中選曰賊留江洲則搗之者遠搗之者近計  
未有拙于此者持幾日之糧以見在兵搗之可保必  
勝否置而不問終是屠火薪下幸酌定而應之而不  
報一時孫繼略

勅官至臣結之曰江洲之賊不遠胡不一搗之彼曰  
無路可去恐知前日又陷泥衝乃正月突復報急則

曰所瓦添兵下樓迤西調四寨助犯已至俗倫劄成  
五火營蠻莫必不保而三宣危矣夫此出彼入同一  
路矣出搗旣苦無路而緬入若履坦途豈前此泥衝  
專陷我兵而獨寬緬賊者乎據該府捷文曰兩次開  
諭叢甕彼亦差人回報以不犯之意卽潯文昌具揭  
又云叢甕見差波因允霞等六人在叢營可問擺線  
之事則該將與叢甕往來原不絕也而一旦亦助兵  
人犯豈開諭之語皆招兵而非止兵意乎可疑者八  
去年賊繇遮放而走今犯復從遮放而入無別路抄  
襲也其走也旣覺有理伏有象坑而去乃復來投窳  
勢必成擒矣則曰登時填平象坑過之且搗坑爲窳



必令賊不知而墮其中此以陰設彼以明填則烏用  
此然計烏哉黑皮接戰便云漫駁而次日聽賊劇佳  
蠻莫矣此非佯敗誘敵而欲使之隻象不返豈唾手  
以蠻莫讓賊耶可疑者九造蠻之起明起於思仁之  
人夷而勾兵修怨禍連不解但其逃也不止於謀娶  
嬖毋之敗露將官巡行三宣今日細明日打其所以  
細打之故尚未可知而思仁且畏且激於是手歸緬  
之心始決說者謂思仁又思化之婿其夫妻素不相  
諧故出其妻謀娶其嬖思化欲其心於佗存日矣故  
思仁一逃之後首在報復思化而兵聚於一路此人  
人所知也該將歷歷初報俱指思仁故撫鎮報警之

疏亦明執爲屬夷復因臣有激逃之批遂更其說  
曰猛乃欲住食蠻莫而絕口不言思仁矣諱言於激  
逃鼓譽之夷而掩過於指鹿爲馬之智可疑者十該  
將先後情詞惟以大調土兵爲請而全將執此爲解  
方報警日急撫臣致書與臣謂土兵不得不調臣以  
爲調即先從迤西一路則附連而有濟於事迤東遠  
而緩恐無及也撫鎮既會牌調各土司以應兵且剋  
期行矣突以該將有五日結局之書致之兵道尋以  
擊退緬賊之揭報臣等衙門撫臣乃行牌令調行之  
兵戒備齊集再轉緩急乃動此計之得也况滇中調  
兵近來之難百倍於昔正爲夷情不測緬報警而調

無兵登騰而緬退也。涉舉火為殿之迹，未行則苦于津贖，校將則苦於糾需。兼宥坐徒死還之憂，疑以傳捷，甲疲而將將，愈存不惠言之難處。且去冬遮敵，既無用兵，其挫於賊者，乃夜入泥衝之誤，非衆寡不支故也。既目下交兵，該將藹雄，緬畏如虎，而見在勁兵亦不減十七年以前之額，兼之思化部落精兵，逾萬把截隘口，原無多用，僅當遮敵一畧，似無難支奈何。便令賊據至此，難為解矣。若據道路傳聞，入言騰沸者，謂該將糾互思化，毋挾內地，不許執庫藏空虛之說，以阻兵者，有謂該將力排款議，務實已言而故揚張文耀，撫諭緬人為失策者，有謂該將嫌金山。

兵少勢危故藉緬舉奉以圖復留未騰者臣未敢遽信  
忠化雖夷中之豪終懾於先年受圍之困况利害切  
身能無號願直其過爲張皇或出於指使不敢不從  
則有之而聽子龍之糾互或未也金山之命出自  
朝廷代領騰騰必有新將即借緬爲舉豈能據爲己  
物况前此子龍不先有後此子龍不長生豈無運籌  
收虜以計安地方其人哉若只知目前遇敵不支之  
狀尤不必留也乃其左款主戰則明白有詞其實款  
亦始於子龍先年同李材遣人撫賞景邁景邁曾以  
禮答張文耀接管以爲事屬含糊緒難終棄復議差  
人擺古論以威德始託孟璉孟良代爲進貢之

請是舉也。正以終該將未了之緒，為地方圖休兵構  
餉一橫宜之術也。奈何該將必左之既，臣等會題原  
有二疑一慮。有聞國謝絕者，分別順逆之說，豈敢盡  
執其款為必不可恃哉。制馭機括不遜如此，叩關則迎  
其機而導之，蠢動則執其罪而剿之，意實相蒙計不  
相礙。以故將不去兵不去，仍用子龍萬英如故。正以  
防意外之虞耳。况自有緬來，惟將官執求附之夷而  
殺以爲功，則屢有之。未有文臣執犯邊之夷而指以  
爲款者也。始必執年年勦兵爲長計，而力杜乞款之  
請。爲失策則真未有息肩之望，而不致丘墟滄海不  
止也。該將索征丁改本，是首功。臣不敢蔽西等緬莽

未爲得策臣亦不敢諱時在用人正須寬其文法以  
責展布無論緬犯之真與否即該將弄假成真時不  
得不認真應敵可苛求之哉故其兩戰之勝負停級  
之處真時勢之難易收拾之遲速功罪之低昂先行  
推官陳志道再行分巡金滄道副使李洙紀勘未報  
即撫騏亦未題報功次統候勘合至目接管按臣備  
細覈實再報外臣在事兩年近且臨代得於耳目所  
睹聞者不敢不預聞之

皇上總爲它日勘報地耳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覈查

經制全省賦役疏

陳用賓

照得政先圖大事貴舉中論其大者孰有過於通省  
賦役而經制之法固所以求賦役之中者不中則不  
足以言經制而其弊滋矣雲南賦役有司行之大壞  
極弊此豈必經制一書哉蓋先年曾酌議題

請頒行矣於時當蠲錫之會反正之初其道務用節  
豈無過於刻削者乎又豈無稍寬於上官而過裁於  
下吏者乎又豈無規爲法制之未備者乎以故行之  
未幾輒復稱整有司稍知自愛者僅僅調停於條鞭  
親當之間若不肖者則每每指科於條鞭親當之外  
胥吏里保遞相加派以一科十以十科百賦已竭而  
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臣等不時糾劾處治外然

與其治之於已犯之後孰若清之於未犯之前與其  
爲一時補弊之方孰若爲萬世經常之策於是取先  
年賦役經制書覆核之始知其有此多而被寡者有  
彼苛而此寬者有掛一而漏二者不爲丞正豈惟民  
病而官亦掣肘難行矣遂檄行藩司督之各道道督  
之府府督州縣各以稅糧徭費應徵之數條其項款  
彙冊上之藩司書成於本年七月費苟濫不以體而  
而仍留用苟誦不以節省而過刻先列其稅糧應徵  
若干徭費應派若干配以田地每畝應徵若干人丁  
每丁應徵若干官有定制民有定輸錄此者謂之額  
派出此者謂之加料小民便於周知有司無錄盈縮



評案此番經制府州縣實徵編銀二十一萬四千六百  
廿兩五錢較之十四年增編實省銀兩萬六千八百  
五十五兩五錢蓋省乎其不得不省較之十三年初  
議實增銀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九錢蓋增乎其  
所不得不增求其適中與經久焉耳而從茲掃有司  
無名之費杜里胥額外之需放里甲歸農之便所省  
小民脂膏每歲當不可勝計矣此制定邊民其有瘳  
乎

陳言開採疏

前人

臣用虞荷

國厚恩見

陛下數年來爲

國用不足

勞心焦思恨不能爲

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解取石則解取象則解

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一事敢拂

聖意卽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難萬

難之狀亦不敢

聞蓋慚無回

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尚

矣

陛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

新命其禪

國用也甚微其誤

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

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惻陳言臣等之言非敢方

命寔欲請

命求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行惟

陛下少垂察焉蓋漢環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踏繡赤子蛇龍雜居不堪重賦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益以鹽課併

奏留各部事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  
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

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曆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  
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兵餉自處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却顧悉  
爲自完於山澤礦鹽未盡之利督令各官盡行開挖  
煎驗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  
萬八百八十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  
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敷出臣等  
復於各處稅銀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  
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

聞其開挖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於限兵處  
驗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

明旨先行矣邇來礦脈漸衰在在請開又新舊

貢金給發帑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  
坊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於兵食  
汰省將各項通融於礦鹽額課內支用蓋至是山澤  
靡有遺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  
矣今平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洞灰窯廠沙木河  
梁望山中嘴洞白松坡陸涼州瀾泥坑羨羅場慕慕  
廠等處皆係臣等督官開挖數內卽有一二未開如  
灰窯廠則見今議開以補各場消乏之數如慕慕廠

則在夷地不可開矣不則前日之所已閉者若土民  
李拱極江應秋等乃手素草逐攪擾曠場之棍徒也  
頃接解報奉有

聖旨允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  
同臣等撫按照例開採解進

綸綽一頒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洞先已開採定  
課入額數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額課應否  
報罷十二萬兵餉安出

貢金價值數萬安出濟工濟餉及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

聖慮者。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卽

竟全亦買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猛密猛告地  
越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爲思仁盤據臣等議復尚  
未有便興旭乃不毛瘴癘之墟漢人入者十有九死  
張國臣奏徃開採不知自己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徃  
採乎抑欲臣等聚教乎之矣與之偕徃乎國臣等無  
班超三十夫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  
集兵以威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

聖慮者二展轉思維俱無一可臣等請爲

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原奏歲解銀萬餘兩就責任  
臣等撫按督行各該府縣量及竭力截長補短於官  
西民六之例稍爲酌議歲輸

內帑一萬之入實井俟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夷  
酋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爲至願至於差遣官員悉  
免入滇如此可仰副

王上開採之意而雲南

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夷外夷之興務未可坐消  
策不尤得手儻

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京乞

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臣等高議每歲解進程限而  
原奏張國臣等撤回免其開採此於邊計猶未甚失  
若以臣等謬言爲不足信則此舉輸于

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盡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



漢書  
卷之四  
必至上誤

戴全下醜邊患兵困于無處之餉則兵變夷爭于每  
迤之域則夷變亡命之徒聚于中狂逞之夷發于外  
漢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

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  
疆安危願

陛下以

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於當也

罷採寶井疏

前 人

臣惟雲南之有緬徭西北之有虜東南之有倭其為  
中國患舊矣彼其挾封豕長蛇之勢敢與我抗亦則

蠶食諸夷夫則冠邊卽先年麓川之後王師百萬三  
勞而下卒莫能大創適年以來緬醜不敢飲馬金沙  
窺我蠻莫此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哉良繇我  
皇並以封疆之事一以委臣臣因得以展布四體內  
則網繆牖戶之修治以不治外則黜絡遠交之計以  
夷攻夷又嚴禁中行之輩不使播弄于中外彼緬欲  
乘無隙自救不遑故狼烟弛傲三宣亡恙耳乃本年  
二月內緬醜阿瓦其酋雍罕結連木邦等夷擁衆十  
餘萬直犯蠻莫蹂三宣而抵騰越之墟其執詞曰開  
採漢使令我殺思正以通蠻莫道路吾爲

天朝除害焉耳彼時邊疆將吏奉臣令聲正首致寇

敗逃之罪職之殉衆使无首而果無他則當如臣檄  
捲束盡回阿瓦乃留兵據守變莫何爲哉狡師之假  
獻謀而思啓疆藉追思正而無延變莫奸謀蓋罕露  
矣夫蠻莫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  
也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莫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  
無騰永全滇之禍當自開寶井啓之欲開寶井則蠻  
莫不可復欲復蠻莫則寶井之役不可不爲此不兩立  
之勢也欲就寶井則藩籬必撤欲保藩籬則採買當  
報罷然不兩全之理也夫天下之事一則精神專而  
事成二則羣枉開而事敗今爲

際亦之巡撫者任一將以整飭兵戎爲

陛下之督稅者又任一將以總理採買司兵戎者當  
惟邊疆是計有警必報賊入必擊司採買者當惟實  
在是問警不欲報賊不欲擊其勢必至掣肘制掣肘不  
已必至壅蔽壅蔽不已必至弛備一至弛備則緬騎  
可以長驅蹂躪莫徑抵二宣如入無人之境騰求一  
帶恐非

陛下有矣

陛下昔使數年懷柔之邦

祖宗金甌之業一旦以採井壞之耶臣知其非

陛下意也夫寶井何足寶哉不過一土屑耳石爲重  
手土地爲重乎以無用之土屑壞萬里之封疆以採

買之虛名費邊疆之實禍臣又欺

陛下不為也臣受

陛下之恩澤矣封疆安危在此一舉若生覩不言是  
臣誤封疆而負

陛下也望我

皇上發乾斷將寶井採買之役亟

賜罷免舊將吳顯忠令速回籍無再啓釁使邊疆將  
吏得一意講求戰守計圖所以復蠻莫之策緬去亦  
逾緬必拒庶幾邊事無掣肘之虞而南服猶可保  
全乎

安梓恩化疏

李本固

臣惟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以必用者以緬然  
中國何員於緬緬亦何憾于

中國乃達歲驛騷以至今日迷踪罔三宣震驚騰永  
而志尤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

陛下威靈撫順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逐歸巢版章  
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處置不當誠  
恐我之甲冑未解而緬之象馬復來年復一年滇且  
生敵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滄洱以東則爲堂奧騰  
永則其門戶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  
課其外禦賊寇內固門庭使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奧  
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之爲

藩籬則溺其職矣蓋緬中一鹽茶繒帛毛纓諸物勢  
必取于

中國往時會遠人貿易道經蠻莫思化輒刺殺之卽  
近邊樵獵亦略之以爲俘故緬有深恨積怨于思化  
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仁從旁恣恣彼緬  
安得不歲歲入手是啓釁挑禍也乃緬之入又不能  
當輒攜其妻孥率其部落葉蠻莫而遁以仰哺於我  
且殘食于三宣諸夷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  
練則入等練在隴川則入隴川是引賊入戶也彼以  
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夷也勢不得不給粟米以贍助  
之文不得不出兵力以庇翼之卽戰而勝驅緬而歸

我亦不無損况未必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精輸數腫致一石驛遞之困若數家供一差全滇蕭條賦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安其堂奧育其子姓保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宵遁之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事胡時麟呈稱轉行廣南知府漆文昌撫夷同知龐一夔監軍同知姚允升等會議欲將思化安插潞江給之牛粟彼傲然不聽又歷舉小隴川羅卜思莊等處問之亦復不聽具稟該道欲回蠻莫且乞討水牛二三百隻并三四月分養贖銀兩遂自擁衆西歸適漆文昌遇之于崖



問其徑出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大義責之曰我暫住  
未雅漆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干崖借未雅之地與  
居不許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贍犒賞銀五百兩  
外再給以牛種銀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贍銀兩停  
止等因呈報臣批其牘曰思化向爲兵端使

國家勞師費財今又不聽議處強住干崖干崖之人  
奚罪焉且此去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復欲  
給銀五百兩無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詳乃該道未  
及另議而思化已歸蠻莫矣其爲驚難制又如此上  
則方命下則圯族內樹禍本外置盜媒賊來則我當  
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驕子然故滇人每謂思化

鄧子龍爲二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歇也臣  
愚以爲不若另置之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  
爲不若制之以兵力便蓋計思化之部落盡老幼男  
孺不滿一萬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虜挑客  
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強弱不啻倍蓰彼  
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落離心於三宣諸夷亦安敢  
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路江或置  
之小龍川等處卽以蠻莫沃饒之壤烏蠻哈等練關  
之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則歛堡以守不煩開墾便  
是耕舍不然或以其地給付近千崖諸夷卽藉其名  
以爲戍無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然或空其地以爲

棟菴便賊入無所略而去無所戀靡不可者茲棗關  
堡縣也曰諸寨六城迤邐日撫臣會題奉

賊依毋擊理著實舉行財斷營寨挑糧之路絕緬人  
終無是端樹天地自然之險省勞粟轉運之勞斯亦  
靖疆之永利也此後緬緬欲款吾聽之往來貿易吾  
善過之彼既之我之有備又將感我之不殺行當效  
順誰復補兵運以數年而銷兵減餉之說始可次第  
舉矣然或有爲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送九墨食  
蠻莫其意不患在思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百里去  
阿瓦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爲緬所  
據勢不得多留兵彼九墨之衆能有幾何煙瘴初收

之時緬棄未來之際棄虛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  
孤懸卽緬之計亦云左矣况蠻莫彼未必能得乎又  
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讐且示之弱也  
思化爲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况思化之罪有難以  
縷指數者如先年竊殺緬夷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  
誤李材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在手與之挑釁生事  
掩敗冒功以誤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  
投緬罪三剗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  
甸諸夷害粟半馬衆叛親離強梁不道罪五此其罪  
當不容誅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  
緬讐之爲復吾且建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

哉

條議兵食疏

周懋相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爲可畏  
發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我之不戒者爲可畏  
發於我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我而無備者爲可畏  
滇西防緬南虞交然遠在三千里外卽有侵犯驅之  
卽已非以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尋旬武定自安  
鳳殄滅後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邇者  
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發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  
旬破嵩豐而肩臂傷白骨撐野赤燧漫天內地之慘  
百年未見非以其近耶不戒耶無備耶若復不戒復

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槩於中久矣取  
其切要兵食可備善後者條爲卜事以

關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卒  
澳之兵自來騰順雲臨元諸營外餘卽竝未設兵遇  
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往往  
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若無練兵故耳今查武  
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猶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  
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菁林深谷陰巖峻嶺既有險  
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之變實始於  
斯謂宜於環州虛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  
守外與會鹽守備聯絡隄防內與卽城官兵鼎足屹

時此以所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復而無兵控守與  
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設遊擊駐驛虛仁柔甸款莊  
三營皆聽調度節制柔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孤城可  
虞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駐防款莊控普渡東川咽  
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提兵三百名守之此以  
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兵百名外應再增九  
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操都司兼同衛軍  
操練視武甸爲左左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  
內外相照以消睥睨俟反側盡安方可漸議減撤也  
其二清隱占以廣訓練臣查全滇軍數三分馬步旗  
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論外郡

卽會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  
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千而夷寇臨城未  
有一軍登陴而守者此無他荷戈持戟皆疲瘡老弱  
之卒而精銳豪猾冒廝役牢步之名至其散糧也在  
各衙門跟役皆得循例告給而城操各軍隨大班支  
散者多爲管屯各官以兌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  
而不需半菽者勞逸相懸若樂頌異母恠乎私役愈  
衆城操愈虛也謂宣除堡軍扛擡走遞及分發哨守  
外其應役者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  
更番以均勞逸自非護表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  
以均苦樂至臣衙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



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聽都司臨期撥送  
巡巡外即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  
發操練庶尺籍不爲空名糧餉不爲虛糜矣其三復  
汰折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  
兼善矣滇中額有土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往者金  
價無措有謂軍多閒項虛費議行汰革取口糧以充  
全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爲能有汰老弱  
及戶族至舉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  
能逐隊獨無子弟乎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乎祖  
軍尺籍卽遠在萬里人隔數代句單一至甚有丁盡  
戶絕累及業主與甥婿者又何論戶族乎查會城六

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幾汰其半豈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耶結及城操無人輒以汰軍對已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憚於遠覆第曰金價無措成規難易而已夫金價誠難處矣今曠場墾開卽目前未盡見課而將來未必無資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糧以充之乎折操之議起自盧承爵彼謂軍不赴操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充可濟急需耳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令之折銀舉城操而廢之不因噎而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半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毋拘成心憚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

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矣道設居四陸  
而前撫臣蕭彥復議將分巡安善道更駐兵巡專理  
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  
遍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兵備謂以兵爲備也  
無兵安備今宜令於所轄衛所軍士中挑選精壯勇  
敢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置之標下選中  
軍統之分營練習武藝教演戰陣衣甲器械必堅聽  
於局科內動支制衣給比照選鋒例於故絕名糧老弱  
半糧內計處以恤其情無事更番下班以均其勞有  
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賞錢糧酌議計處第不許  
借爲吏書賞賚以灰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

威不振漢夷之心不懾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  
輳之地方況目前勢必增兵此等烏合與闐闐錯雜而  
居能保其不橫恣姦奪否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  
營房於此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  
聚可固城守利一也卻向小甸等處皆為夷賊出沒  
要路據險賒拒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便  
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備樵蔬其利三也與商  
賈居民不相根擾絕奸宄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  
中復營之永利矣其六畝田以充儲積滇中屯糧  
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歲完六分其中兌支乾認樂

從教軍種種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  
非如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絕逃亡應除  
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甚即諸衛所亦  
消耗十之三四矣及田畝多而饟不足官軍減而食  
無餘備也巨奸豪猾誑誘於前純袴之子踵襲於後  
以十歲所入浮於所出之剩有餘混稱拖欠卽象罰  
亦故棄年今去高曆十二年清文帝速圖冊具存宜  
透奏覆覈知某官故絕職田若干畝某軍逃絕屯田  
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有司徵收仍總計  
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餘若干悉心清查綜理  
其文故有餘者變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逋數

參及古爲移業者重行參究示儆庶田不淹沒而餉  
可漸充矣其七歲屯徵以飽軍腹屯政之弊百孔千  
瘡其徵也旣不可窮詰其放也又漫難覈稽甚有城  
倉支矣屯倉復支本色支矣折色又支者有通同吏  
胥私押挽印票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  
爲者屯田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  
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越俎亦  
聽其自廢自理而已宜謂以六衛屯糧徵比收放責  
屯成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查比徵收官軍支放  
格冊該道印鈔逐月填註季終報屯道以備類數此  
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弁不敢欺

冒而三軍且宿飽知其心寬文法以緩士吏吏縱蒲  
楚澁處內地種額雖殊其考好其權擊左袵其僕僕  
不述漢語其平亦參而習剽掠莫不習文字本刻烏  
契固也被實逼處我郊甸之間其改土設流者既莫  
際臨矣服習漸深然其懋懋故主之心有若死傳子  
孫而不能忘者管甸通火視爲利窟指一耕十魚肉  
幣鬻奸商賤民移居其寨侵占田產倍索利息積不  
蓄意羅告撫詞不才有司乘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  
德被喪民畏城市如陷牢見差役卽龜縮宿怨深怒  
業結鬱而不可解矣如武定之難絲鄭舉深憤管甸  
馬三龍馬化龍等之侵奪有司不爲伸理遂假阿克

爲風裔以或故夷一夫倡逆而方百里內外盡起蟻  
隴此非激之使然哉降武彝所屬諸馬未叛及乞降  
者業已撫定外一應改土設流郡邑俱宜蕩宕文法  
嚴禁科歛平息爭訟量賦役使夷民安我之約束  
至土司統轄夷民征調卽赴應寬其小過啟其功勞  
時其替襲釋其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爲善彼  
見其長之使焉遵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心哉其九  
創鄰夷以絕邊蠻武彝境界金沙江江外通安會里  
黎溪戎備等處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彝甸境接  
在蜀爲屬體之毛在滇爲刺膚之害至七州諸夷納  
賚賊質子助兵入寇飽歛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



重賄捷矣。相助圖尋甸。郡城者。再此豈復知有絕法  
成靈哉。今鄭文父獻江外渠章次第。縛出或可漸爲  
縶局。而後獲難。馴睥睨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擒首  
惡黨之法。使江外群毒。弗敢復反。夫然後治江。郡邑  
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重鹽司以足課額。雲南產鹽  
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  
於斯。邇來以撲納途開。提舉官席不假。埃額課多虧  
夫以一銅臭子。損千金貨。輒稱五品大夫。資格極矣  
當事者。又爲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艱關  
其途更窮。上之人搜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  
之期。於是取見而勒。常規不顧。正課盈虧。蓋其計畫

無復之取四提舉每歲納選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  
公家甚微而四井通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遐  
方甚鉅合無塞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判知縣等  
官陞轉使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寔民無科索之擾  
額課庶幾其充足乎以上十議皆邊鄙之剝譚惟是  
滇南事體與它藩殊精漸已成偏重難挽參差担悟  
卽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

天語叮嚀曷錄使萬里遐荒食足兵強遠至邇安乎  
請允撫纂制東川疏

鄧 漢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界攸岡皆悍夷也  
東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

然緡前尚有宣爲我藩籬而改周以越在九長官  
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偏處諸定  
界句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  
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  
推兄弟安忌無親日弄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爲生  
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遠遠法紀易踈在滇又以  
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漢法久矣往者屢克大理  
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既敗  
走聞聞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按情定罪不在逆  
克壽亦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

反謀不謂志氣愈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

璫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竟順成餘黨  
構引東川夷賊入境挾害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  
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屯  
在焉聞之亦以防守川賊故也然以衆寡不敵俄而  
有報殺死客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  
齒批行該道查議間旋據武定府呈據祿勸州申稱  
近日東川土官祿壽與弟祿哲讐殺祿哲管下地方  
小五屯與本州地方他頗相連去年內有東川頭目  
阿希領兵百餘人至他頗傳說你主阿克鄭舉既死  
地方無主俱屬東川所管三十七村每村索要牛馬  
各一頭男婦一口臨行仍放兵搶擄財畜一空以後

時常需索糧食今年五月內祿哲差戈宰仍領夷兵  
百餘照前勅要半馬人口每村要加穀一二石不等  
認李米刻方行解散等因到府據此合行申報文據  
彙甸府詳稱本府界連蜀省東川通安黎溪戈備等  
處各酋長管轄行夷天性兇悍好殺不事東作彙甸  
七馬田地與伊附近佃夷蓄有收藏盡為所有且四  
處流劫任其去來莫敢堵截如省城鄰近西則祿豐  
羅次襍昧安寧雷民等處半捆妙高寺哨龍院三家  
等村東則楊林赤水鵬左衛者察各哨及馬龍木密  
烏龍箐大路屢被劫殺民商受害蓋隸彼酋非我管  
轄峻竅繁參若不議兼制隱患有難顯言者等因

據武定府揭稱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祿勸州通事  
周國禮呈稱東川土舍祿哲縱令頭目戈宰者果者  
糾拖毋統願賊兵數百越境將他頗五屯等處地方  
牛馬牲畜穀米人口盡劫一空見今不遑等因又據  
分巡洱海道揭稱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未時據百戶  
苟紹儀報稱奉文前去武定府四馬地方踏勘夷情  
初七日到補知探聽他頗事情東川賊首者糾戈宰  
洪哥等帶領妻子兵馬約有三四百下營五處將他  
頗百姓牛馬穀稻抄劫一空往來搬運不息百姓逃  
散卑職勢孤不敢前進令張世安點兵護隨十二日  
前至他頗未牌時候有賊徒三騎前來與卑職打話

軍職當加詰責到此何幹近因爾等越境抄劫百姓  
被害錢糧失誤通事周國禮報告府州通詳上司差  
委查勘除已往不究外各宜速回不然定請官兵剿  
除悔之不及言畢賊首三驕回至中途衆賊出營分  
兵三哨到善邑村張世安見事不諧恐傷軍職奮勇  
趕退賊兵至得塊莊各賊勢衆盡行出營救護將張  
世安圍住殺死家丁阿我阿六等七人著傷無數世  
安割敵親殺賊首那齊射傷小兵三人天晚黃昏各  
自回營軍職卽令世安星夜護回點兵護防又差小  
火頭阿俄催趕馬火頭阿雀期早齊集鄉兵救援自  
今賊仍剽住不散口稱還要抄劫補之地方百姓驚

慌平賊盡力守把勢如騎虎進退兩難等情到道據此看得東川之寇自克舉叛亂後出沒無時立意巨測際行武定府及防禦中軍李大諫率兵嚴加堵截外干係地方賊情合行揭報等因又據祿勸州申稱十一月二十五日據防守褚銜哨官余秀禮稟稱據上山德馬火頭者兒報有東川逆賊類百刼劉墨者村射傷村民四人率兵追至中途斬獲賊級三顆勢將蔓延等因各報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蠶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屬無復嚴譴二也窺我虛



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也  
始則嘯聚不常今則也據彌旬矣即使我素無兵革  
之擾猶不堪其戕賊矧仍尋武而郡新遭兵燹瘡痍  
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  
殘喘孳畜幾何盡為賊有塲圃一空糞殮無望辟則  
疋羸病夫復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  
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蹊徑四  
通於此防禦於彼闌入勢不能偏守也將調集漢土  
官兵一鼓而剪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既露烏  
舉馱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也且柰之何  
將虞糧除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莽深密重

關峻嶺彼逸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  
知洗又萬萬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爲  
大創之舉乎如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  
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何忍  
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  
目前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勲而  
不能盡塞其岐徑也所恃者獨有

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

刺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

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卽  
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既難於啓口臣若復禁

塞匪惟負

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爲是說果行  
存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著等之

新勅初宣夷人喪膽體統既正窺伺潛銷此利在滇  
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  
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  
此利在兩者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  
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鳥  
語侏離梗我

玉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  
其疆去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蜀撫

臣公忠謀

國豈分封豨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卽吾人而何嫌  
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  
靜卡羊尤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  
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親履  
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文羊倖難  
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爲幸寧復求多此不足疑  
二也或者又以各省直疆界相連大牙相制一

化所請援例紛紛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  
其驕縱不遜又各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默撫以楚中  
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

達臣覆

危兼聽舉劾况秦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而禍  
生府臆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  
比例責

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  
調停費力又豈求益鄰境自取多舉彈丸土司卽令  
取一與一在蜀無所靳在滇亦無利况所

請正節制手撫臣近日條議

請增安普道初蓋亦不得已而爲此說然道臣權輕  
邊夷素不知司道爲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  
而兼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壓者若併增道初則尤

稱便利矣

勅報武定功次疏

前人

該臣看得滇人之獸亂也久矣數十年間干戈數動  
反側時聞然或弄兵潢池志在抄寇擾害邊鄙志非  
剝膚未有如武定之慘酷者于時變生不測人心震  
動民籍皆虛防禦素懈犬羊雜種實繁有徒攘臂一  
呼村寨皆應所至必克守無完郭彌藉我郊關處劉  
我人民戕殺我命官甚且進逼會城縱火示威而我  
嬰城固守恒擾失措索印則予索冠服則予賴其蠢  
爾無他大志既飽所欲遂巡引退不然闔城之禍尚  
忍言哉于是大理保起尋甸會川法干諸賊響應東

西士鮮定謀人無固志而六詔兩造間殆寢寢乎魚爛之勢矣推原禍本則以貪酷有司激變於先無張撫鎮玩寇於後數逢陽九夫豈偶然既而援兵漸集釜魚元肉撲滅何難使當事者能席策待罪誓師弟伐出生人於煨燼之餘而躋之衽席之上豈不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柰之何不然也貪功贖罪之心甚則好生惡殺之念微下令購級賞不踰時監紀不得覈其真偽賊良不必問其是非張名世裴希度之徒性本殘賊承望風旨鋒刃所向靡有孑遺先是逆克之黨初破武定猶以爲克復舊疆禁止屠戮自一亦佻家與防守官兵外咸保首領延頸

王師迨名世入城縱兵掩殺悉取耄倪以充首功而  
裴希度所願姚安一路殺戮尤慘甚至有賊鋒未交  
預報首級然後取良民以充數者于斯時也冤鬼夜  
號日月慘黯以故民間有賊人尚可官軍殺我之謠  
冤憤所結流聞京師科文章

聖主赫怒逮繫一二首禍之臣中外欣欣稱快嗣是  
雖城池漸復梟逆漸擒而功不敵罪罰不勝賞議者  
過爲裁抑良亦有因循賴

聖明大度不棄涓埃許以効勞之目中以量敎之  
昔所謂仁至義盡合雨露風雷之用以成其造化者  
也臣仰遵



旨故不虞事故于入境之初放問裴希度以除漏網之奸而功級刪除者數幾五百多官勳毅之餘可謂詳矣既又念名世希度之徒雖已正法所願全路功次縱有一二得實何繇起白骨而加之內以與之辨枉直乎萬一良民在內飲恨泉壤而臣且爲之紀績賞奸是寧獨妄殺者之罪也臣謂與其冒也寧刻且未有主將既辟而偏裨以下爲功刑賞頓爾懸殊者復行司議安將各全路功次一千六百六十七名類盡行刪削而臣之心至是始無遺憾矣大約較原報功次減去十分之七八較前按臣刪數仍減去十分之五此外則皆實功也惟刪削之嚴愈見叙論之

數不有實也何以勸勞請得爲

陛下敬陳之如四川都司全城聞變纓冠以鄉鄰而  
急同室之救楚雄衛指揮劉靖寰操戈躍馬聞鼓擊  
而抱死綏之忱誼切極焚功成盪寇以上二臣應敘  
致仕都司段辰解組居家桑梓身先力捍擐甲登堞  
賊徒氣欲平吞應行量賚指揮馮體乾陳以義張惟  
忠樊高明土官安紹慶祿崇功千戶丁復震許重光  
百戶張翼邦土舍祿嘉猷祿重把總周申尹蘇民顧  
忠楊復奉陸經何潯揚仲能尹鐸應襲韓廷禎武生  
張文源舍人熊兆麟施大澤張魁王加吉省祭彭紹  
先張世用承差蘇希周民蘇孟春楊汝發等以上三

六員名陷陳摧鋒擊凶門而慮勝解圍逐北置危地  
於復安各著鷹犬之勞允稱熊羆之士均應紀敘祿  
豐縣知縣蘇夢陽嵩明州吏目章宗孝學正龍旌指  
揮全守仁諸潘裕千戶楊應時黃桂王應爵金榮高  
戚貴卿百戶楊祖胤陳宰撫鎮陳萬園上合資有能  
生員董漢英以上十五員名或效死封疆或捐軀行  
陣或延頸待刀或闔門被屠抱恨黃泉血濺蒼弘之  
碧銜冤五夜聲哀望帝之冤例當廕敕內蘇夢陽帝  
宗孝已經前按臣題

請亟應議覆以慰忠魂陣亡兵王國佐等一百八十  
六員名裹革柩金原野之燼不滅陣傷官兵梅占春

等五百六十三員名吃瘡歛血箭鏃之癢宛然例應  
分別恤賞其被叅有罪各官除都司范繼斌不准敘  
復外如都司汪如淵叛寇初臨雖乏背城借一之勇  
義旗旋指竟收斬將募旗之功單騎救楊林之圍全  
活不火再戰解高明之厄恢復尤奇末路可嘉前嘗  
足蓋應以原官調用者也木密所指揮楊明廷銳意  
立功誤聽奸人之計損威勦士自干軍政之條但折  
傷僅七員名失事果非重大擒斬計七首級衛功亦  
足相當而賊首大理保就誠厥功尤偉難以一短略  
其象長平夷衛指揮李嘉培督餉中途原無討賊之  
任驅兵力戰竟脫重圍之中况多執訊獲醜之功宜

在棄瑕取瑜之列原任都司張先聲安塘偶約會無  
先見之明避難中回宜罹後至之罰但其居家久已  
閒廢責任本輕危城卒賴保全勞勩難泯以上三臣  
均應敕復內楊明廷李嘉培查有周添爵事例可援  
應准各復原職至如張先聲者罷閑已久其子張文  
登又已襲任病故矣暫行借用詎足苛求該司所謂  
難以廢棄之身而蒙世及之罰者似亦平恕之論應  
准敕復祖職聽伊孫支另行勘襲者也免兒關巡檢  
梁應富印獲可原杖贖非縱仍有餘功亦應併紀至  
如富民羅次姚安三路全功雖經臣盡行刪削其中  
又有難以槩例者則各土司之用命者是也查得原

冊內開載各土官舍寧州土知州加府同知名色祿原獲功四顆土官府同知高光裕獲功九顆土官知州高世懋獲功六顆土官州同知高應麟獲功六顆土舍祿嘉懋獲功六顆普維藩擒斬六名顆以上六員各聞檄星馳並急勤王之義贏糧雲集共成持寇之勲今冊內雖不開載仍應照例與諸臣一體量叙者也內祿原省城路今冊內開載三名顆合之共得七顆應與併叙蓋滇中事每藉土司之力而高祿二姓土司尤稱忠順且土司法令頗嚴不至如漢軍之黠妄殺邀賞今若一槩抹殺恐生缺望而將來無以作其効用之忠臣故不容不爲之拈出爾是役也

逆寇千群破城數郡禍已酷已聚兵數萬借餉  
兩都以及百粵役已鉅已

逮繫一撫臣一鎮臣以繫即縣諸臣罰已重已夫禍  
不自戢也役不自弭也以至酷之禍而能戢之以最  
鉅之役而能弭之似亦宜有破格之賞而部議止從  
量叙罰則從其重賞則從其輕者何也臣以爲此非  
部議而天下人之公議也公議所存始於公憤則當  
時失事諸臣與貪功妄殺諸兇弁之肉尚忍食哉顧  
罪失事而因以薄待夫事外之人罪殺盜者而因以  
吝賞于殺賊者似非公平之論但臣業奉有

明旨焉敢過爲侈論故止引內地反賊之例以求仰

符量叙之

昔所爲希恩於

皇上者惟有速

下部議早

需德音以少塞地方之望而已抑臣又有說焉夫披  
堅執銳者將士之能而發蹤指示者文臣之力相提  
而論輕重較然今量叙止於將士良有深意顧臣以  
爲文臣之中亦有三等有罪過深重非功可贖者有  
功罪相等者亦有本無罪而復有功者如副使羅希  
益同知孫台竭力討賊盡瘁王事齎志以沒亦有功  
復行陣冒死矢石轉餉監軍出入煙嵐瘴癘之鄉薦



草披與死爲鄰其意亦欲棄時自効遊

亡命之榮而乃槩從湮沒不得與堯鑿諸士一體論  
功行賞臣竊傷之此亦我

國家二百餘年來所未有之變體也灰志士之心而  
阻爲善之路臣尤慮之然臣但之表

旨行事雖地方公論有口籍籍終不敢爲之叙列特  
存此一種議論以待

聖明之採擇而亦以見夫持論者之不宜過刻也

隴川善後疏

周嘉謨

據布政司呈金騰兵備道准本司照會奉臣憲牌仰  
司將隴川應立何人管理併善後事宜議妥速詳依

奉移行文奉憲牌據該道揭三宣全滇藩離隴川爰  
安民皆漢投緬罪惡貫盈

天討讖之遠邇稱慶計三宣輔車相依難缺署理隴  
川廬舍已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推弱之童署司務  
能勝任否不可不亟為之計衍忠父思化蠻莫土同  
知也思線乃蠻棍長官原議與衍忠共管蠻莫乃恃  
紉而奪之致衍忠寄食于崖脫我樊籠必難拘束又  
營預為審處猛卯孤懸天外有警誰為應援議調衛  
軍戍守道遙瘴發孰肯捨性命而易升斗議者徒成  
畫餅又不可不亟為圖者營兵與土司裸處自相陵  
懾也田皆土司故業每每修葺安民之逃謂無所激

於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形之禍亂志綢繆應務也看得該道計慮俱目前善後切務合集衆思庶便舉行仰布政司同按都二司在省各道多方討議永久之圖備移到道案據土舍多安靜首領姜宗孔等舍目多安邊等呈稱給賞多安靜冠帶送回隴川使逃散百姓來歸庶地方不致空虛又據干崖宣撫刀定遠稟安靜年幼不更勢孤難支合將隴川地方印務暫委多思譚署管保禦外侮招復內夷使多安邦等不敢窺伺待安靖年長酌處又據庶放土官多思譚夷文譯出大略稱自始祖多歪悶起至今多安民背叛已蒙剝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事體料

理等情俱批行撫夷同知周九齡查議今准前因隨  
併行本官并撥行副總兵官董獻策及各守備等官  
從長集議去後今據該副總各官陸續議報到道本  
道看得繼立之法以長以功候王猶然何論俞夷多  
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日官屬猶戴安  
靖靖之次兄多安邦業已投緬卽爲叛賊思譚逐隊  
疆場非有奇功論長則宗系難辨以功則不足受  
上賞此時立多安靖復何疑獨計童推却冲資身無  
策夷酋強弱視爲向背思譚寧強諸酋退舍人心之  
歸附日衆彼何利於孺子我於安靖欲擁兵護衛不  
惟物力不繼亦非守在四夷之義也芒市長官司啟

送臣和比安靖更火其叔放應職撫之送臣祇寄空  
名思譚能爲應職安靖亦可爲送臣今宜先給安靖  
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事而令思譚協理限以十年  
送歸解來宣撫司印暫貯騰越州庫俟安靖成立之  
日給與掌管思譚夷衆地狹准於隴把江外灣腰樹  
等處安插其地逼鄰邦抗邦抗仍歸安靖思譚不得  
私侵干南二司出印結軟血而盟毋致安靖失所毋  
使屬官把怨斯可行也不然隴川之川原廣矣務博  
而荒寧以江外灣腰樹一帶地方盡給思譚令彼屯  
守另議帑安靖差發毋混隴把內地則可爲隴把保  
障安靖亦免疑畏衍志安於蠻西臥薪嘗膽恢復蠻

莫有日然取變莫易守變莫難衍忠力足自立而官  
兵亦未嘗置變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也田一三俾  
與衍忠似前人制而我弗能守然也亦終難久存何  
也孤懸瘴毒病亡枕藉以四五千帑金而博四五千  
胸米豈足勝算如擇可立營基者安插衍忠荒田任  
彼開墾干涉也田量輸差發平麓驛丞督屯收租又  
如撫夷周同知議照舊納糧當差另擇留十人約束  
彼地夷民護守城垣支收公米則省兵汛防而屯田  
尚未廢衍忠又不失所亦一策也杉木麓山有一夫  
索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劄此地外控隴川內護騰越  
令各兵建葺營房收積屯糧有事易於進戰無事亦

不擾百姓地是又居內制外之一義也奉批布政司  
參同按都二司覆議安確通詳又蒙巡按鄧御史批  
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覆議仍照撫院詳行該右布  
政使劉之龍會按察使方嵩山提學副使黃琮分巡  
安善副使王之機署都使司僉事梁時聘議照邊陲  
夷服舊定之易而緩柔處置數十百年無事爲難多  
安民業已授首封疆戶口無統則亂多安靖之立可  
少遲矣但年久力孤議者致屢後慮然故應職撫放  
逐臣見例可比平南鼎立印結可保無他則以多思  
譚撫多安靖平南二司出印保結款血爲盟限以十  
年歸其故土印付安靖恐有例持貯騰越州遇有文

移請印社窺伺之奸高操縱之術多思譚維持安靖  
舉鬱慶樹一帶盡給屯守帛納差糶不混隴把內地  
可爲保障資也衍忠恢復蠻莫事勢未能亟而擇城  
外營基暫爲安插令其開墾荒田作衣食計儻屯田  
干涉量有徵收在該道行撫夷廳另勘杉木籠地屬  
要案責將官存兵屯戍廣裕蓄儲以示居中制外如  
此則諸夷知

天朝不利彈丸之地而有繼絕之仁孤立者有助而  
環視者快心嘉興一體之恩而無跳梁之舉藩籬既  
固擊通校寧盡爾緬酋可折毒使矣諸夷非樂於投  
緬逆我願行也緬方眈眈虎視各酋首鼠兩端守備



哨禦等官或起和謀或幸多故賸削而挑激之殆若  
鳥驅緇也者而邊圉因以告急矣竊意布思信以鼓  
其心計極援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怒戒誅求以  
防其去也田誠不可廢必彙其利病而規畫不妨變  
通兵戍既議易置必擇其扼塞而間暇嚴爲修繕自  
今討罪已捷政行伍改觀之時善後方圖左甄表繫  
望之日矧營中餽餉之費亦甚不貲矣帶甲操戈弗  
能存括邊關捷伐阿瓦反至攜貳屬夷不得懸臂指  
之形以壯金湯之固所以岳罕之後有多安民尅尤  
創而其間動衆興師綱繆補苴之策良亦苦矣是可  
不爲前案哉通詳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本部議覆

內開臨川爲三宣之一稱

中國蕃難宣慰之官堂容虛位今安民已去罕氏久  
攝恐亦不便相應

勅令雲南撫鎮一面先查應襲人員具奉

請給特印行令接等俟安民得否再行定奪等因題  
奉

聖旨是多安民背叛投緬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魯  
仲禮等俱革去衣冠充爲軍官戴罪擒捕其宣慰應  
襲人員著撫鎮官查明奏請定奪仍著巡按御史將  
地方有無重大失事從實勘報欵此備准移咨欵遵  
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

軍考保勳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雲南監察  
御史鄧漢儀照隴川與南甸干崖二宣撫並峙爲三  
作我騰永著難定西南一隩區也宣撫多安民背漢  
投緬罪不容誅固已上干

天討身膏斧鑕西南半壁稱蕩平矣若不亟爲善後  
本圖其何以垂永久之計而所謂善後者亦無俟別  
有更張其惟議立應募收拾人心目前最爲喫緊事耳  
卽安民逃緬之後已奉有議立

明普節行司道勘議未報頃刻安臣巡歷永昌廣詢  
輿情及據道叅諸臣屢有揭報于時人心固已屬之  
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滅

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議立此事勢昭然可見者乃卒

天厭元兇安民一朝授首固安靖圖存之日而隴夷更生之會也况興滅繼絕

王政所先兄終弟及倫序昭然且其顧戀養育之恩絕無從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滅親遵令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矜舉其父祖之故地而畀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萬萬無足疑者第其年尚幼冲勢頗孤弱是以司道諸臣余謀有多思譚協立之議多思譚者亦安民族屬也世授隴川土同知居住遮放兵力頗強人心附焉說

者謂夷情視強弱爲向背卽立思譚爲隴川長籍其  
強盛之力足以捍外敵而固吾圉是亦一說但夷性  
雖犬羊信義亦其所重思譚雖奉有討賊立功之  
令實未有擒斬自効之功驟而與之名義謂何無乃  
啓它日憑陵之漸乎固非法紀之所宜亦非夷情之  
所安也似惟定立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  
思譚仍以宣撫土同之爲之協理則於名分既正夷  
情亦安其斯爲不易之定論乎惟是思譚部落頗衆  
土地稍狹而江外閒曠之田如所謂灣腰樹等處頗  
稱遠關量以給之俾得資爲膳養帑納差糈因而輔  
助安靖北於芒布放應職撫放迭臣事例待安靖長

成限年退還彼自無詞如其撫育有功卽割以畀之亦不爲濫又責成于南爲之保結務俾思譚末無侵軼之患安靖得保故土之安其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聽候

明旨頒給安靖掌管或如司道所議稍需歲月待安靖能自立方行頒給庶可杜覲覘而消警孽未必非保乂之長策也至於衍忠寓於蠻酒有年蓋爲思線占據蠻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支思線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則權宜安插於猛卯城外屯營之所其說似亦可行况閒田任其闢墾屯田照納糧差則於屯政爲不廢且其兵

力強盛足以懾服多太多安邦諸夷更於城守爲首  
裨候其力足以當蠻莫一面無防官兵保護然後徐  
圖恢復庶幾有濟况每歲省我數百金之餉而顧遠  
營兵亦可漸撤利害得失不犁然可睹乎騰營兵分  
防隴川其來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且夷兵獠  
雜不能一無騷動前轍可鑒也杉木籠既稱險隘且  
鮮瘴癘則以本營之兵移建營房於茲分班戍守內  
可以固騰求之藩籬外可以爲隴川之策應且足杜  
騷擾而愜夷情似亦計之得者然須多安靖還隴之  
後夷民歸耕樂業而後可此在臣等相機斟酌可以  
徑行而屯田一議則又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

經略之苦心亦容臣等從容集議俱無煩

靡堂過慮者也雖然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夷僻在一隅盤據數千里卻落教萬衆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西南距會城二千里臣等雖有控制之權而鞭長又及馬腹卽道臣速駐永昌轄地頗遙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夷之心而參將守備衙門賦辟之即守縣令也若能詰戎兵示以不可犯之威武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悉苦悉爲禁絕而諸夷有不懾威懷德未堅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逃逝而開此大饗煩我師旅請非守備魯仲禮一人激之手此其人死



有餘事可爲後世法鑒考參新任將領偏裨俱經該道選擇而使一時頗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丁寧告戒之也若本立爲激勸之法必之未免復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寧日矣合無於騰求一路比照九邊防秋大陣事例或年終或三年聽撫接通查各將領偏裨有能勝戎膳器足食強兵廉明武勇俾諸夷安堵邊無驚者列於賢狀上

請紀錄計其俸資分列陞賞不肖著聞者卽從重論劾究治無少假貸至於該道及撫夷同知等官又爲諸將領表率責任尤重此須該部加意擇人任使仍聽撫接道照歲報季報事例察其安邊實政具揭報

雖以憑默陟應人心愈益奮勵而邊釁不萌地方其  
永賴矣

繳查莊田冊疏

前 人

恭得鎮握共符世守茲土祿俸之外聽置莊田  
國家所爲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八千三  
十十頃三十七畝共稅糧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爲  
徭多矣據而以上之西平公滇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伐  
累臣及此數以其時萬累之勛非常之眷豈不能厚  
自封殖而顧儉於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  
自於六年來迨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於舊環滇  
封內莫非總莊有更僕難悉數者於是乎鎮不得不

奏臣恭隨奉之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  
冰雜徵之外有也各虛餼所加不至骨見髓乾不止  
嗟嗟此固

朝廷三百餘年所休養漢夷出諸鳥言卉服而歸版  
圖者也嚴寒既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爲拔本塞  
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源滔天之勢殆日尋干  
戈地塗肝腦雖有智者不能爲澳計已幸兩院會題  
聖明俞旨司道即邑奉以從事竭半軍之力而始利半  
然稱

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

皇仁于世窮寬投獻者姑不例遣止令認納差糧以

簡法網于夫奢新墾置者一體齊民亦弗盡衣

會典以昭作貢於任土且有司徵解其體統崇也戶  
免魚由其輸將樂也有叅隨莊佃向所侵漁贖弗及  
知而坐受怨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之一二  
率官民相得糧粒不遺將榛莽之區胥成沃壤夷焚  
之種悉爲良民綠林之譽自消素封之瑕不起寧歌  
去詔于百世平治無事鎮亦采浮於休矣故願驥遵  
暇音釋祖德勿聽宵小謂有莖而不得差管妄覲肆  
毒於前致昧西南瓦解之隱禍於忠愛無當也凡爲  
有司者亦各捐成心靡有異朕教遇水旱則量行捐  
際時及催徵則亟爲督課蓋恤莊民卽所以惠我受

慶初民完種經年所以杜墮在下之害事不相背利  
均受之斯老旂切望於鎮與有司者也等因造冊通  
詳到臣覆查無異該司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節  
漢看得滇南多盜之源起於總莊秦隨人等之肆虐  
臣等累疏言之詳矣議改莊田歸有司徵解蓋稽之  
會典詢之全滇士民之輿情無非端本澄源之意非  
臣等臆說也所幸迭臣翕然同心

聖明毅然獨斷俯從末議願有

明諭責臣等以必行滇人士無不加手舉額稱慶太  
非也有待者真平載一時也已經檄行該司道府查  
覆明白造冊繳報前來臣等覆詳衆酌議處畫一寧

德寬務在救弊求其云

既曠田地俱照高厯十年奉清丈冊籍盡數免科不  
必問其逾制也絲置開墾田地盡數給與管業徵收  
子粒既奸民投獻者亦從寬貸不必咎其既往也應  
編種奏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霑  
一於悉賜蓋賦役均平惠澤溥編皆以廣

輸送澄蕩之恩也惟是叅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  
卒騷擾莊民乖時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  
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叅隨人  
等不無缺望者似亦不假顧矣矧其中有鎮臣徒負  
虛名未得實惠利歸於下怨歸於上者今一旦盡數

清出其所積於鎮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  
緝毋得遲貨使鎮臣藉爲巧實災傷竝議減免收納  
發源泰采毋得偏累使在民永有依歸則文臣等撫  
按司道之責無煩

解臺邊慮者矣

議卹錄名臣疏

毛堪

題爲未忠未錄大寃未伸懇乞議謚贈蔭以風臣節  
以光

聖治事竊竊致身人臣之分也旌賢者

旌聖之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以烈名則  
從模稜之物特任事之臣不難違衆而特立則封疆

橫寇乃有隙在

桂樓封疆而死未嘗殊卹生友遭奇禍知原任給事中  
中翁玉原任雲南林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

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弘治  
乙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  
濫秩身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  
諫至登血塗齊地鬼沉青瑣斯亦慘矣彼所爭者

朝廷之典禮所補者

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與  
乾坤並立在

先帝康嘉遺置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備



謂養醜其烈蓋本官天矧正氣寧舍生以成仁身任  
綱帶勝轉圜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  
言閉在臺九年誰弒彼之得其死所謂夫忠之當  
發錄者此也李飛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  
進士歷陞雲南臨元分守叅政于時適有順寧猛廷  
瑞與夫候叅校構隙讐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  
兵備素爲夷人所信服委同金騰副使卽以仁叅將  
吳頭忠提兵勸處特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大罪且  
坐靈塗歲可憫擊議撫之酋持衆金請命本官謂不  
受金前不信遂以金發充兵餉會遣子送卽爲聽撫  
糾禦而金騰登平其撫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構本官

被論連繫竟死于獄夫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  
靈之命且使狡而不信撫臣之屢檄而取信守臣之  
一言此其宣布威惠又安封國爲何如哉而貪功之  
徒衆聞而下在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  
地且爲黷悖一腔熱血鬼神亦爲鑿憐彼接踵而連  
同系而殞者洵天遂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  
者先人心之不死蓋本宮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  
來推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牧荒則瘡痍色起品  
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則青衿  
儻福從失貴臣之心致干

雷霆之怒功而見罪貞而彼誣所謂大冤之當亟伸

若此也近該禮部公訪謚典考訂別白取其事功崇  
隆節義彪炳至重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數  
也而要以簡幽光維風教體

聖明旌德之盛存三代不泯之直道至嚴也若王  
泰欽而死者先著述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死社稷  
封疆之臣誠死封疆華功崇隆節義彪炳孰加焉二  
臣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醉而風勵滋遠若名光  
垂俎豆公論定於蓋棺耳目之貞情實之象孰加焉  
國家旌升言事之臣而骨鯁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  
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靈饒往實以風示來茲禔  
聖德而存直道交孰加焉蓋以漢之淑辭而有如王

然以身殉國以保于滇之艱關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真貞元之間值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爲追悼而況于

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贖粥臣檄雲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甃甃遺孽無以翫其口臣損貲助塋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度臣所可爲者罔敢弗既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典非

聖明留意孰曾此爰鬱之公論乎

皇上崇尚風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

老臣如楊斷盛予謚贈廢近且予祭矣如劉臺贈官  
其玉屑及廢一子矣順寧之役冒功殺降如陳用賓  
亦既赫然震怒逮繫伏法矣

夫聖人之作爲寧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  
于戍者已廢而死于杖者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者  
尚世錦衣之官而有功者竟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  
勸也臣有槩於中義不容然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  
袁茂英呈詳前來特爲題

請伏望

聖明不遠荒遠一視同仁

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予謚補廢以表直臣李

先著卹未敢遽議謚典先行贈秩錄廢以表勞臣庶  
大忠可慰大冤可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  
聖治有光矣

滇志卷之二十二終